853
16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申學士校正詩經大全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ヒロクノ全ニ ツヒヤリ 反）天昭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タマフ）叶虛王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饗（キヤウス 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賜弓赤一黑十。以赤爲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射若一日。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弨。弛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躰反也。○〔華谷嚴氏曰〕賜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不張。既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其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世視府藏爲己私。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益死。昭宗景福二年。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盧陵羅氏曰】易云。中其心。賞功臣鮮體。至有印刓。玩平聲。賞謂德澤不下也。文賞功臣。而不忍予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之。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嘔。況于反。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声）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子記反）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躰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臨川王氏曰〕尊而右之也。○〔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爲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号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除留反叶大到反）之

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醻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

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春秋傳 甯武子曰 諸侯敵王所愾音概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氏曰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東萊呂氏曰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周礼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殄之犯令凌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温屢求北伐詔書稽留邵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詣恩拜表輒行

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

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高也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弯。○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礼儀矣見賢而樂礼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潛室陳氏曰比篇朱子舊以爲比今改爲興而下文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正之。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漢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蒯因經塵餘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

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蓋者栽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濮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爲夏正可知。○【須溪刘氏】以爲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東萊呂氏曰】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礼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平車。乾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平車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乾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味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礼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亦與之同也。

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

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疊山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皆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徙狄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揆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比齊同也凡大事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須之。凡軍事物馬而須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孔氏曰】戎事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四騏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騮驪是驂是也。○【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屬主太亂之餘而支獫狁之患意其必舍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備非一日也。

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音翊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叶干逼反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蓋山謝氏曰】薄伐者救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究征遠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爲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儉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征西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先王之中興也。○【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災也。災事所以能定王国也。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濩。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叶戶即反。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弧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屬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

以爲遠。○【顔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方疑即朔方也。【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鎬非豐鎬之鎬。雖往城于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此獫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曰】水北曰陽。在豐鎬之西北。豐鎬在陝西安府涇陽縣。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旐者也。【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道也。猶言祭程也。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太戎十乘。謂車縵輪馬波衡軛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

元戎。改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安成】【劉氏曰】左傳云。臨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獫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獫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豐城朱氏曰】獫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太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如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惡足以敵

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竹二反）如軒（況袁反）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原（音秦）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孔氏曰〕凡車之勢一低一高。佶壯健貌。〔疊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闘也。四牡既強矣。必曰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曲陽縣。即今太原府陽曲縣嶽山西。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前漢書。猃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擾。猶蚤蝨之螫毆之而已。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猃狁。至於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爲法哉。○〔疊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

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松高烝民詩可見其文。○廬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爲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後孤者逐出至於大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巳反御諸友反叶羽巳反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巳反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濮氏曰鼈。龜屬。俗呼團魚。炰。包。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爲之者也。故言忠心順之臣必及孝友之人。○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猃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爲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爲美矣。然此但爲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

南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稱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諄諄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鑑】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猃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畧而不盡也　【疊山謝氏曰】十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十章曰比物四驪二十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也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瞿瞿叶每

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叶許力反

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音條革叶訖力反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菹即今苦賈音買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韻會曰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

新成柔韌也。畬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畬是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庶養五人供給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朱子曰〕孔氏以爲兼起卿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言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極其盛而稱之耳。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車也。奭。赤貌。〔眉山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而爲奭。故知赤貌也。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領有鉤而在膺。有樊。與盤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声也。〔孔氏曰〕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額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鮮膺。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罽音計。織毛爲之。

像革。見蓼蕭篇。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盛也。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耳目。和鸞皆以爲耳目之惟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曰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勝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劒。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蹈馬。能制勝。故詩人誅其車服之美。而已。廬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

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旅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軝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辭而方叔之威嚴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䠶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隣反

興也隼鷙鳥屬急疾之鳥也埤雅曰隼名雀鷹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又云鐲鉦也則鐲鐃俱得以鉦名之鐲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濮氏曰周禮云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鉦名則獨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復鼓闐闐然。孔氏曰闐闐衆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曰集之急疾。亦集于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遏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蟊尺允反爾纘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回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叶音隈

賦也。蟊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小雅采薇曰霆震

之急疾者謂霹靂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衆畏服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衆荆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七十二句〔朱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詩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日夸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孔氏曰〕齊其馬力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曰〕齊其馬足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首章沈言將往東都也〔慶源輔氏曰〕東以堅緻爲善馬以齊同爲盛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章既言其攻其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兼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
騑騑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舉於閑暇
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
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叶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荷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
也后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
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于西都咸林之地是爲鄭

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徒封于東都然後圃田
爲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
旄搏音傳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
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
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東萊呂氏曰]敖山
名晉師救鄭在敖
鄭之間土季子設七丘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

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此章言至東都而選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徒以獵也敖地也○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十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置置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矢則建設其旗旌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處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並其臣屢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鄭氏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時見言無常黃朱色也

期殷裒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終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狹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而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華谷嚴氏】曰。決。即備花蘭。所謂韘也。○【孔氏】曰。周禮。繕人。注云。拾。韝衣也。著左臂裏。佽。比也。【鄭氏】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謂。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弦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柴。說文作𣏟。謂積禽也。夫。男子之總名。使諸侯之人。助而舉𣏟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箇二反。不失其馳。叶徒何反。舍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四黃。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

矢其馳車行節而法也。金品矢如破矢行巧而反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貌則中如摧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薄爻反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諠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四志反至也卒事終事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

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剪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擇取三等自左膘音標而射之達於右腢音愚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釋文曰膘脅後髀前肉也腢肩前上後中心死疾鮮潔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孔氏曰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微惡射左髀補尺反達于右髃音香爲下殺以克君庖孔氏曰髀股外髃水牀音兼也右髃右脅髃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每禽取三十馬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澤宮中者取之也。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選中者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曰反其言而美之。○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須禽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之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爲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九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猶而不聞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註云。九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

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攻公劉卒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于中而有與衰搖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徙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安成劉氏

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徙狩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上總爲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叶莫孔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房四星謂之天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曰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浦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孔氏曰】外事以剛日。○禮記曲禮注曰。出刻爲外事。差擇其足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同也。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帛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入河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二名。洛水。戎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敷地。彼則得于東都。此則得于西都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祈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干紀反）或群或友（叶于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獎一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初大也。趣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安成

劉氏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事攻之射夫同而助舉事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ア我矢發彼小豝頻二反殪於計反音巴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丁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五齊去声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醍

酒也五齊周禮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蓋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太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群臣也先王體群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下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太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也二章言取擇其地以爲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爲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徒矢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教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獮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十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十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旋旌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題徒則置置徒御則不驚

行者有聞而無吉声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此事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須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可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辣氷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俱是水鳥其實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哀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氏曰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肅肅未知所止也。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无非可憐之人而且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二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表百堵叶古各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丁丈爲板五板爲堵。孔氏曰板廣二尺故周礼說丁堵之牆長丈高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與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宣驕叶音高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

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爲閑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愛及矜人。哀此鰥寡。然獨文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豈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欲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窟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夜如何其。音基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ナヒ七羊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朝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永中央。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音晅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孔氏曰】庭燎者。掌之于庭。燎之光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注曰。庭燎之差。八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幕竹灌以脂膏也

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晰晰。之世反央叶艾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如反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其光衰也。[臨川王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之例也。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雞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巨衣反叶渠一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勵海胡氏曰]從夜未央至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朱子曰]此是只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有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知氏曰]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礼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

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惟清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

[元峯蔡氏曰]水勢横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登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憂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并亦反載起載行叶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

亂之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慶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于危亡猶敗此所以嘆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字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下同其下維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叶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蹠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擇落也。[匱田呂氏曰]落葉穢雜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欲人之善而誠身也夫必能去彼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由大以至小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度幾乎。[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爲五倫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之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鉄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楊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樹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程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心之石。其小人之才乎。○〔晉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于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爲全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合蓄意思。全不發露。○〔三山口氏曰〕二章殊無一句露已意。其詩最爲難曉。○〔豐城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王應接之間。左不可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己無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2078

詩經大全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853
16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